



赵德发自选集

蝙蝠之恋

Z H A O D E F A
Z I X U A N J I



山东文艺出版社



蝙蝠之恋

山东文艺出版社



赵德发自选集

蝙蝠之恋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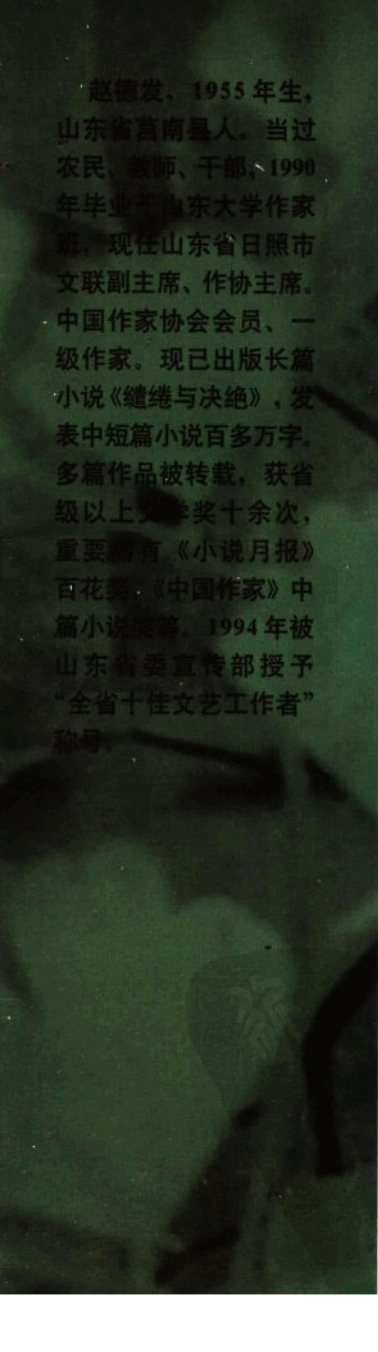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9.25 印张 2 插页 448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29—1532—8

I·1331 定价 25.60 元



赵德发，1955年生，山东省莒南县人。当过农民、教师、干部，199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作家班，现任山东省日照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现已出版长篇小说《继续与决绝》，发表中短篇小说百多万字。多篇作品被转载，获省级以上文学奖十余次，重要篇目有《小说月报》百花奖、《中国作家》中篇小说奖等。1994年被山东省委宣传部授予“全省十佳文艺工作者”称号。

自序

我爱看关于外星人、UFO 之类的读物，如《飞碟探索》什么的。看这些时，脑子里时常出现一个念头：如果有一天外星人站在我的面前问我“什么的干活”，我回答说是写小说的，他们能不能懂。我还想象过与他们对话时的情景：无论我说我干的这一行多么伟大多么重要，是为了鼓舞人呀，娱乐人呀，他们一概不理解，只是愣愣地瞅着我像我们在瞅海里的一种低等浮游生物。我想真要有这种时刻的话，如此尴尬的场面不是不可能出现的。

我还看过一些关于人类未来的书。有的作者预言：未来的世界是机器人的世界。这不是科幻。那样的结局现在已经露出了端倪：人造器官已经装配到了许多人的身上，西方一些科学家还成功地将电脑芯片与人的大脑连接，直接参与对人体的指挥。当以后器官可换的比例像今天桑塔那轿车的国产件一样高，量

编辑之友

变就会引起质变。人们会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别要那些酒囊饭袋啦，要一种全新的人类吧！对这个前景我是相信的——你回头看看，有多少先人想不到的事情如今变成了现实？想到这个前景我又有了疑惑：小说在咱们机器人后代的眼里会是什么东西？不是说爱与死是永恒的主题吗？他们已经不需要爱情了，因为他们可以无限“克隆”；他们也没有对于死的恐惧了，因为他们能够通过检修得以永生。他们大概会说：那些有着脏血臭肉的“前人类”真无聊，竟然弄出那些哼哼唧唧的玩意儿！

暂不说外星人，也不说机器人，就说眼下的现代人，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明白作家是什么东西了。这也不怨人家。谁不想让自己过得安安逸逸呢？尤其是咱们这个国家，穷得实在够久了，也确实确实穷怕了，上上下下都盼着民富国强，都憋足劲儿挣钱，还会有多少人顾得上那些费时耗神的小说呢？

这么想想，没有沮丧情绪是假的。写着写着，想到一些不同时空的“人”可能在瞅着你高高弓起的脊背冷笑，你那正在键盘上忙活的十指会不知不觉变得僵硬、呆滞。

然而这种沮丧只是暂时的。因为我的心中时时还有着一种冲动：要写这玩意儿，要读这玩意儿。

文学其实也可以说是一门宗教，人一旦迷上了她，就会像个教徒一样念兹在兹不能自拔。我就是这么一位。当年我干乡村教师时突然萌发了要搞创作的念头，就认定我今生今世是为文学而生。后来我被调到党政机关，五年里干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被列为县级后备干部，金灿灿的仕途铺展在前方，而我还是离开那个职位，去山东大学作家班学创作去了。您将在此书收入的《蝙蝠之恋》中看到我的这段心路历程。当然这是部小说，其中写的故事并不都是真事，大约有一半是虚构的。现实的我还不像杨道亮那么窝囊，我的家族也不像小说里写得那么卑微，

但杨道亮弃政从文的心理感受和我是相同的。

我虽然改行了,但八年的机关生涯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我离开机关并不意味着鄙夷机关,我不像某些朋友那样一提机关就是洪洞县里无好人。官场上固然有着许多的可笑或可憎的东西,但要看到,人类社会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控制,和平与发展是响遍全球的主旋律。因而,官场是最能体现人类的智慧、意志与生命力的地方之一。我们希望的是,政府机关应尽可能地少做那些无意义甚至可笑的事情,铲除腐败与丑恶,尽可能地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意愿,努力为人民造福。基于这些认识,我写了一组官场题材的小说,它们是《要命》、《信息》、《今晚露脸》、《跨世纪》四部中篇和一些短篇。这类题材的作品我今后可能会继续写下去。

上面我说过,在干机关干部之前,我作过十年乡村教师。这个经历占尽了我的整个青年时光,也让我充分体会了这个行当的酸甜苦辣。我写的五个中篇《圣人行当》、《回炉》、《团岭旧事》、《小镇群儒》、《别叫我老师》,算是对我十年教师生涯的纪念。

《青城之矢》是我迄今为止篇幅最长的中篇,也是我最下力气采访而后才写成的中篇。1991年,在我刚到日照市工作的一个秋夜里,我听了前来找我的莒南小老乡郭合展谈的在青岛捡破烂的亲身经历之后,我便立即决定去实地采访写成小说。正巧事隔不久省作协组织了一次去青岛的参观活动,我白天跟着大家一起看那些好看的地方,集体活动一散我便上街找捡破烂的。我至今还记得沂蒙山老乡那一张张满布灰垢的脸,至今记得我从八大关小洋楼后面垃圾收购站走出来时眼泪流进嘴里的滋味,至今记得我步行十几里路才终于找到的后海垃圾场上那令人心碎的“破烂庄”……虽然这部中篇稍显拖沓与粗糙,但发

表后被多次转载,说明它还是有一些价值的。

《地光》与《入赘》体现了我在文体风格上所作的另一种尝试。前者不够理想,后者我是比较看重的。用飘逸的笔调写一个沉重的故事、一种人性的弱点,不知读者会不会喜欢。

至于《止水》,那是参加1995年《小说家》第二届精短中篇擂台赛的作品,发表后被《小说月报》转载,写的是一段极端的岁月,一个重要的主题。读者朋友可能会在今后我的某部长篇中再读到这个故事,但在那里,这个故事将会注入我更为深入的思考。

说了一通小说前景的黯淡,又兴致勃勃地向人谈自己的小说,这实在是一件矛盾甚至滑稽的事情。但我认为,只要具有血肉之躯的人类还没消失,文学大概就会依然存在。所以就近期来说,我们还有谈小说、写小说的必要。

1997.8.30

1

自序

1

蝙蝠之恋

68

要命

103

信息

131

今晚露脸

160

止水

198

跨世纪

243

圣人行当

284

回炉

323

小镇群儒

362

团岭旧事

394

别叫我老师

433

地 光

462

青城之矢

540

窑哥窑妹

570

入 赘

蝙蝠之恋

鲁大作家班报到时间为两天，杨道亮是第二天去的。坐了一天火车，中午只吃了两个熟鸡蛋，下车时觉得肠子直扭麻花儿。好容易找到惠君旅馆中的作家班住处，早到的同学却说铺位都是老师安排的，而老师刚刚回了学校。听腹中肠鼓敲得更急，杨道亮想：那就先吃点东西吧。于是将箱子一放，噔噔噔走下楼来到了街上。

钻进一个小铺，吃下一碗馄饨两个烧饼，杨道亮感到肚子熨贴了。他擦擦嘴，走出小铺，驻足观赏了一下街景。

这儿，是省城的东部。街上行人稀少，建筑物也没有市中心的那么高大，一片矮楼的缝隙里还趴着些灰不溜秋的平房。杨

蝙蝠之恋

道亮心想：单看眼前这些，与沂东县城是分不出半斤八两的。

然而，就在他转过身要回旅馆的时候，却在另一个方向上有了新的发现。那是两座高耸在矮楼与平房之上的尖塔。此刻，阴阳交接正在这个裹着滚滚烟尘的城市上空进行，城里人已看不见的夕阳甩出最后一把色彩，把东半天的浮云全都染成了桔红。两座尖塔就处在这个背景上，冷峭，挺拔，显示出一种凌人的威严。

杨道亮来过几次省会，其中一次因参加地县组织部长培训班还住过月余。但他没到过这儿，更没见过教堂。教堂的样子，他只在电影与电视与图片上见过。对他来说，那是一种十分陌生的东西。

他对那两座高高的尖塔凝望了片刻，突然想到里面看上一看。

走过一个摆满杂货摊的小广场，沿一条狭窄的老街走了百十步，那座教堂就顶天立地全部进入了眼帘。到街旁站下仔细打量一下，杨道亮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一座十分漂亮的建筑。它有着典型的哥特式风格，无论局部还是整体都十分精美。正面三个尖拱形大门，门额上有一圈浮雕与砖花。一扇扇大窗子，非常讲究地镶着彩色玻璃。在大约有三层楼高的地方，分出了左右对称的两座塔楼。塔楼在上升的过程中，先有上下等粗的一段，接着在许多众小衬塔的簇拥下突兀而出，渐细渐锐直刺云天，将两个十字架高举在空中。人们面对教堂，目光就会不由自主地被牵引到那儿，就会感受到一种崇高，产生一些关于天和人的联想。杨道亮心想：这种教堂样式的设计者，实在是太高明了。

正是周末，来作弥撒的人络绎不绝，自行车、摩托车在院门左侧插了一片。当又有三个中年男人走向那银灰色铁栅门的时

候，杨道亮跟在了他们后头。

教堂里面是一个大厅。大片木制联椅上，已坐满了男女信徒。杨道亮走进来，到一个空位上悄悄坐下了。

弥撒尚未开始，大厅里端的祭坛上空无一人，只有几十只蜡烛在静静地燃烧着。在它那微弱的光亮里，大厅的十多根圆柱子显得凝重沉郁，四周墙壁上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油画若隐若现，每个角落都弥漫着一股庄严、神秘的气息。

这时，祭坛一边的侧门里，走出了三位身披白色长袍的人。他们在祭坛旁立定，其中一位年长的趋前几步，用浑厚柔和的男中音说道：“各位同道，以马内利！现在请你们起立，向主先行祈祷。”

满大厅的信徒全都站了起来。杨道亮也急忙学了他们的样子。他朝左右看看，人们眼里都在顷刻间注满了庄严与肃穆。

信徒们在神父的带领下，齐声说道：

“全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父啊，我们恳求你，差遣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在你的真道之中得以安身立命。我们所不知道的，求你启示；我们所缺乏的，求你充实；我们所知道的，求你巩固……”

听着这祷文，杨道亮怦然心动。他抬头仰望着那高高的、幽邃的教堂穹顶，眼角竟悄悄地变湿了……

就在这个时刻，杨道亮突然意识到，原来，他自己也是一个教徒，一个染上深重浓烈的宗教情绪而不可救药的教徒。

杨道亮又想起了十天前的那个晚上。

那时他已接到了鲁大作家班的入学通知书，交出了办公室的钥匙，便想看看妻子女儿的承包田去。自从一年前把母女俩搬到县城住，他没有时间去管那四亩地，一般是收种季节与妻子

回家干几天，平时则由父亲给锄草打药。这次回到四十里外的老家韩家官庄村，听爹说花生地里蛴螬正凶，便急忙拎上农药去打了一个下午。打完回来，娘却叫他到二弟道明家吃饭，他洗了洗手脸便去了。

走进二弟的堂屋，杨道亮先吃了一惊：桌子周围，竟密密实实早已坐了十几个人！细瞧，有爹，有二弟，有八九个堂伯堂叔。坐在首位上的，则是三爷爷。三爷爷今年七十五，是杨姓“玉”字辈唯一活着的一个。

杨道亮觉出了今天晚上的不同寻常。他恭恭敬敬打了声招呼，然后掏出烟向每个人递了一支。

爹指指下首的一个小板凳：“坐吧。”

杨道亮就坐下了。坐下后觉得屋里太热，提议说：“院里凉快，到外头不行吗？”

爹说：“就在屋里吧，外头不好说话。”堂伯堂叔也说：“就在屋里就在屋里。”一个个仍端坐在那儿抽烟，任凭赤裸着的胸背上汗流涔涔。杨道亮纳闷：还怕人听墙脚，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

这时，二弟和媳妇已把菜上齐，把酒斟好。爹用征询的眼光看着上首：“三叔，喝吧？”

三爷爷点点头，拿粗糙不堪的一根指头去酒盅蘸了蘸，往桌上一抹，算是敬过天，而后领先将酒盅举了起来。

头三盅酒，谁也没有说话。再斟满第四盅，三爷爷耷拉着多皱的眼皮开口了：“道亮，听说眼下写书怪赚钱？”

杨道亮立即明白了今晚这次家宴的主题。他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想了想说：“也不咋样，一年发表十万字的话，也就是一千五六百块钱。”

三爷爷阴沉着脸道：“姓杨的十七户人家，一家一年拨一百

块给你，你不写行不？”

杨道亮更不知如何应对了，只好低头不语。

三爷爷接着就骂起来：“婊子儿，俺看你是吃了洋金花，一肚子麻筋！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就让那营生迷住了呢？……”

那营生。杨道亮痛苦地想起了自己迷上“那营生”的过程。

说实在的，杨道亮连自己也搞不清当初为什么干起了小说创作。是读到了一篇小说？是听到了一个作家成才故事？他做过多次回忆都没有结果。留给他深刻印象的只有八年前的那个夜间。那是一个仲春之夜，南风、月光、新生树叶的甜腥味儿潮水般地从窗子涌进来，溢满了他这个公社秘书的单身宿舍。他耿耿难眠，辗转反侧，思绪像野马般乱窜乱跳。突然，他被一个不速而来的意念激动得浑身发抖。他从被窝里坐起身，眼瞅窗外那无边的夜色，在心里反复叨念：我要写小说，我要写小说……

几天后回家，他把这想法告诉了妻子，妻子说：“什么是小说俺不懂，可俺懂得这一条：人，不能太贪心。你一个民办教师，能转正吃了皇粮，如今又干了公社秘书，俺看这就不赖。”没得到妻子的支持，他恼怒得立即回了公社机关，两个月没有回家。没有回家的同时，就走火入魔般地写起来了。白天，他跟在公社书记的屁股上认认真真当秘书；晚上，便把门一关偷偷摸摸写小说，直干到凌晨两三点钟方才住手。这年秋后，他脑后突然出现了两块斑秃，明晃晃地像又长了两只眼睛。他明白，这是他长期开夜车的结果。但他像女人检查发式那样用两块镜子看了看之后，半点犹豫也没有，心中反而升出一股悲壮：如能成功，我杨道亮掉脑袋也不在乎，几根头发何足惜哉？于是仍写。失败是百分之百的，而在百分之百的失败之后却是百分之百的发愤。看到自己的功底太差，他还报考了电大，用业余时间猛啃中文课

程。终于，他的小说一篇篇变成了铅字，三十岁这年，他成为沂东县第一个省作协会员。

奇怪的是，在这几年里，他的职务也一升再升：先是调县委办公室当秘书，接着干副主任，一年之后又调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尤其是对最后的这种安排，他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自那个萌生写小说念头的春夜开始，他就觉得自己是为文学而生，文学则是他表现生命的唯一形式，官位在他眼里并没有多少份量。虽然正在从政，但那只是正式从文之前的过渡而已。所以，在县委书记找他宣布任命的时候，他犹豫道：“我不想要权力，为什么还要给我权力？”县委书记一笑：“就冲你这一点，明白吗？”他说：“我不想从政，想搞文学创作。”书记说：“愿搞以后搞，现在你先给我顶上去！”

杨道亮只好这样。县委对他如此器重，他在内心深处还是十分感激的。他想：写作先放一放吧，我不能让领导失望，也不能让人们看到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个无能之辈！于是他抖擞精神，去组织部上班了。考察领导班子、抓基层组织建设、落实干部政策、做知识分子工作……他边学边干，很快熟悉了业务、对归他所管的事情大多处理得漂漂亮亮，不长时间就博得了人们的一片赞誉。

这时，杨道亮也确实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他虽是副职，但在一些场合上只要发言，就可能决定一个人的升迁，改变一个人终生的命运。有一回评选县级拔尖人才，他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县纸箱厂有位工程师搞了一项重要工艺改革，给企业带来巨额效益，并获省科技成果奖。可是这人十分孤傲，从不把厂长放在眼里，因而在初审时争议很大。这中间，这人的老婆找到杨道亮泪汪汪地诉苦：她的两个儿子考大学双双落榜，因是农村户口，招工不行，让她简直要愁死了。在复审时，杨道亮着眼于这人的贡

献，力排众议定了他。这一来，他的家属转为城镇户口，两个儿子一块儿当了工人。那女人到杨道亮家千恩万谢，就只差叩头下跪了……这样的事情多了，杨道亮每想起“人的命运”这个大题目，就感到了自己的优越。他想：特别强大的人可以扼住命运的喉咙，特别弱小的人只会感叹命运的无法把握，而对于那些虽然弱小但不甘心弱小却又没有足够的自身力量来改变这种弱小的人来说，握有权力者就是上帝。

于是，杨道亮理解了到处迎向他的那些笑脸。那些笑脸太多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争娇斗艳。最让他感叹的是，一些过去对他冷若冰霜的脸，如今见了他也都灿如春花。他明白，这一片笑脸背后有着各种各样的成分，有尊敬，有佩服，有畏惧，有期求，有嫉妒，也有仇恨。但这么多的笑脸，还是让他感到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惬意。

有一天晚上，他去书法界一位老先生那儿串门，老先生说：“道亮，我要送你一幅字。”说着就铺纸挥毫，龙飞凤舞地写下了四个字：丁固生松。杨道亮心里一热，他知道那个源出《三国志》的成语故事，懂得这幅字中的祝贺之意。他想，我虽然没像丁固那样做过肚皮上长松树的梦，没像他那样位极人臣，但我三十岁就登上目前这一位置也的确不简单。在省在地区，科级干部是大头兵，可在县里就大不一样，有人熬一辈子还是小科员，他却却是县委最重要的一个部的一个头头，而且——这是他刚刚得知的一个秘密——他还被列为县级后备干部呢！

杨道亮接过这幅字，回到家还是欣赏不够。

不过，他这种心境并没有维持多久。在惬意的间隙里，那棵不安分的苗苗又开始悄悄生长，直拱得他的心奇痒难捺。在翻看文学刊物的时候，在省作协定期寄来《作家信息报》的时候，这种感觉便更加强烈。他想写，无奈组织部的事情太多太多，星期

德发之志